

正法華經卷第三

木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信樂品第四

於是賢者須菩提迦旃延大迦葉大目犍連等聽演大法得未曾有本所未聞而見世尊

木三

投舍利弗決當得無上正真之道驚喜踊躍咸從座起進詣佛前偏袒右肩禮畢叉手瞻順尊顏內自思省心體熙怡肢節和懌悲喜並集白世尊曰唯大聖通我等朽邁年在老耄於眾耆長僉老羸劣歸命眾祐冀得滅度

志存無上正真之道進力甚少無所堪任如來所講我等靜聽次第坐定諸來大眾不敢危疲無所患厭前者如來為鄙說法已得於空無相無願至于佛典國土所有於一切法無所造作其諸菩薩所可娛樂如來勸發多所率化鄙於三界而見催逐常自惟忖謂獲滅度今至疲憊爾乃誨我以奇特義樂於等一則發大意於無上正真道而今大聖授聲聞決當成正覺心用愕然怪未曾有余得大利各當奉事乃獲逮聞如是品經從過去佛

常聞斯法故乃值遇則我祿厚踰獲妙寶無
央數姦意所至願現在於色而無所畏珍妓
鼓樂自然爲鳴而然大燈照耀彌廣梅檀叢
林氛氳而香唯然世尊我豈堪任而說之乎
告曰可也時諸聲聞共白佛言昔有一士離
父流宕窻停他土二三十年馳騁四至求救
衣食恒守貧窮困無產業父詣異域獲無央
數金銀珍寶水精瑠璃磈礧碼瑙珊瑚琥珀
帑藏盈滿侍使僮僕象馬車乘不可稱計眷
屬無數七寶豐溢出內錢財耕種賈作子厄

求食周行國邑城營村落造富長者適值秋
節入處城內循行帑藏與子別久忽然思見
不知所在自念一夫財富無量橫濟遠近竊
惟我老朽耄垂至假使終歿室藏騷散願得
見子恣所服食則獲無爲不復憂感其子僥
會至長者家遙見門前梵志君子大衆聚會
眷屬圍繞金銀雜廁爲師子座交露珠瓔爲
大寶帳父坐其中分部言教諸解脫華徧布
其地億百千金以爲飲食子覲長者色像威
嚴怖不自寧謂是帝王若大君主進退猶豫

不敢自前趨便馳去父遙見子心用歡喜遣
僂侍者追呼令還惶悚躡地謂追者曰我不
相犯何爲見捉侍者執之俱詣長者長者告
曰勿懼勿恐吾爲子勤廣修產業帑藏充實
與子別久數思相見年高力弊父子情重將
入家內在於衆輩不與共語所以者何父知
窮子志存下劣不識福父久久意悟色和知
名又見竒珍長者言曰是吾子也以權告子
今且恣汝隨意所湊窮子怪之得未曾有則
從座起行詣貧里求衣索食父知子緣方便

與語汝便自去與小衆俱子來至此而再致
印曰至此宅有所調飾父付象馬即令祖習
假有問者答亦如之當調車馬嚴治寶物恣
意賜與父求窮子所可賑給具足如斯時子
於廡調習車馬繕治珍寶轉復教化家內小
大父於憲牖遙見其子所爲超絕脫故所著
沐浴其身右手洗之以寶瓔珞香華被服光
耀其體皆令清淨而告之曰爾從本來何所
興立何所繫漏捨吾他行勤苦飢寒吾已毫
矣以情相告便時納娶嬉遊飲食以康祚胤

吾所造業不可訾計衆寶具足子知之乎求
汝積年而戀惡友今乃來歸宜除瑕垢吾有
妙寶夜光明珠琦珍瓊異皆為汝施僮僕侍
使男女小大恣意所欲一以相付吾愛念汝
猶如國王幸其太子諸尊聲聞共白佛言彼
時窮子播盪流離二三十年至長者家乃得
申叙追惟前後遊觀所更心悉念之時大長
者寢疾于牀知壽欲終自命其子而告之曰
吾今困劣宜承洪軌居業寶藏若悉受之周
濟窮乏從意所施輒備奉教喜不自勝所行

至誠不失本誓父知子志身行謹勅先貧後
富益加欣慶宗敬親屬禮拜者長父於國主
君王大臣衆會前曰各且明聽斯是吾子則
吾所生名字為某捨我流迸二三十年今乃
相得斯則吾子吾則是父所有財寶皆屬我
子子聞宣令大衆之音心益欣然而自念言
予何宿福得領室藏諸聲聞等又白佛言大
富長者則譬如來諸學士者則謂佛子勉濟
吾等三界勤苦如富長者還攝其子度脫生
死於是世尊有無央數聖衆之寶以五神通

除五陰蓋常修精進在彼道教志于滅度謂
爲妙印慇懃慕求初不休懈欲得無爲意中
默然熟自思惟所獲無量於如來所承法順
行遵修禪定如常信樂謂觀我等懈廢下劣
而不分別不能志願此如來法珍寶之藏於
今世尊以權方便觀于本際慧寶帑藏蠲除
飢餒授大妙印唯然大聖於今耆年斯大迦
葉從如來所朝旦叩叩當至無爲又世尊爲
我等示現菩薩大士慧義余黨奉行爲衆說
法當顯如來聖明大德咸使暢入隨時之義

所以者何世雄大通善權方便知我志操不
解深法爲現聲聞畏三界法及生老死色聲
香味細滑之事趣欲自濟不救一切離大慈
悲智慧善權禪定三昧乃知人心不覩一切
衆生根源譬如窮士求衣索食而父須待欲
使安樂子不覺察佛以方便隨時示現我等
不悟今乃自知成佛真子無上孫息爲佛所
矜施以大慧所以者何雖爲佛子下賤怯弱
假使如來覩心信樂憐菩薩乘然後乃說方
等大法又世尊興爲二事爲諸菩薩現甘露

法為諸下劣志願小者轉復勸進入微妙義
譬如彼子與父久別道行遙見不識何人呼
而怖懷後稍稍示威儀法則乃知是父佛亦
如是吾等不解菩薩大法雖從法生為如來
子但求滅度不志道場坐佛樹下降魔官屬
度脫一切我輩本三自謂已得解脫五以是之故今
日觀聞未為成就不為出家不成沙門今如
來尊現諸通慧我等已獲大聖珍寶佛則為
父我則為子父子同體焉得差別猶如長者
臨壽終時於大眾前宣令帝王梵志長者君

子今諸所有庫藏珍寶用賜其子子聞歡喜
得未曾有佛亦如是先視小乘一時悅我然
今最後普令四輩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
女天上世間一切人民顯示本義佛權方便
說三乘耳尚無有二豈當有三是諸聲聞皆
當成佛我等悅豫不能自勝時大迦葉則說
頌曰
我等今日逮聞斯音怪之愕然得未曾有
由是之故心用悲喜又省導師柔輓音響
尊妙珍寶為大積聚一處合集以賜我等

未曾思念亦不有求 達聞弘教 心懷踊躍
譬如長者而有一子 興起如愚 亦不聞冥
目捨其父 行詣他國 志于殊域 仁賢百千
於時長者 愁憂念之 然後而聞 即自迸走
遊于十方 意常悵感 父子隔別 二三十年
與人變訟 欲得其子 便詣異土 入于大城
則於彼止 立於屋宅 具足嚴辦 五樂之欲
無數紫金 及諸珍寶 奇異財業 明珠玉碧
象馬車乘 甚為衆多 牛畜豬豕 雞鶩羶羊
出內產息 賈作耕種 奴業僕使 不可計校

嚴辦衆事 億千百類 又得王意 威若國主
一城民庶 委敬自歸 諸郡種人 遠皆戴仰
若干種業 因從求索 興造既多 不可計限
勢富如是 啼泣淚出 吾既朽老 志力衰變
心每思想 欲得見子 夙夜追念 情不去懷
聞子之問 意增煩惋 捨我別來^六 二三十年
吾之所有 財業廣大 假當壽終 無所委付
計彼長者 其子愚濁 貧窮困厄 常求衣食
遊諸郡縣 恒多思想 周旋汲汲 慕係饑口
征營馳邁 裁自供活 或時有獲 或無所得

纏滯他鄉亦懷悵感志性褊促荆棘勞身
展轉周旋行不休息漸漸自致到父所居
盤桓入出復求衣食稍稍得進至于家居
遙見勢富極大長者在于門前坐師子牀
無數侍衛眷屬圍繞出內財產及所施與
若干人衆營從立侍或有計校金銀珍寶
或合簿書部分券劄紀別入出料量多少
于時窮士見之如此倚住路側觀所云爲
自惟我身何爲至此斯將帝王若王太子
得無爲之所牽逼迫不如捨去修已所務

思慮是已尋欲迸逝世無敬貧喜窮士者
是時長者處師子座遙見其子心密踊躍
尋遣侍者追而止之呼彼窮子使還相見
侍者受教追及宣告錄召令還即怖躡地
心竊自惟得無被害曷爲見執何所求索
大富長者見之僵仆憐傷斯子木三爲下劣極
亦不覩信彼是我父又復懷疑不審財寶
其父慰喻具解語之有紫磨金積聚於此
當以供仁爲飲食具典攝衆計役業侍使
吾有衆寶蘊積腐敗委在糞壤不見飾用

子便多取以爲資本蓄財殷廣無散用者
其人聞告如是教勅則尋往詣奉宣施行
受長者教不敢違命即入家中止頓整頓
爾時長者遙從天窻詳觀察之知何所爲
雖是吾子下劣底極唯曉計算調御車耳
即從樓觀來下到地便還去衣垢汙之服
則便往詣到其子所勅之促起修所當爲
今當與卿劇難得者以德施仁案摩手脚
鹹醲滋美以食相給及牀卧具騎乘所乏
於時復爲娉索妻婦務黠長者以此漸教

子汝當應分部之業吾愛子故心無所疑
漸漸稍令入在家中賈作治產所入難計
所空缺處皆使盈溢步步所行鞭杖加人
珍琦異寶明珠瑠璃都皆收檢內于帑藏
一切所有能悉計校普悉思惟財產利義
爲愚騃子別作小庫與父不同在於外處
于時窮士心自念言人無有此如我庫者
時父即知志性所念其人自謂得無極勢
即便召之而親視之欲得許付所有財賄
而告之曰今我一切無數財寶生活資貨

聚會大衆 在國王前 長者梵志 君子等類
使人告令 遠近大小 今是我子 捨我逃走
在於他國 梁昌求食 窮厄困極 今乃來歸
與之別離 二三十年 今至此國 乃得相見
在於某城 而亡失之 於此求索 自然來至
我之財物 無所乏少 今悉現在 於斯完具
一切皆已 持用相與 卿當執御 父之基業
其人尋歡 得未曾有 我本貧窮 所在不諧
父時知子 為下劣極 得諸帑藏 今日乃安
大雄導師 教化我等 觀見下劣 樂喜小乘

度脫我輩 使得安隱 便復授決 當成佛道
於今安住 多所建行 無數菩薩 慧力無量
分別示現 無上大道 攀緣稱讚 億垓譬喻
則便奉行 尊上大道 所當興立 示衆眼目
余等得聞 最勝諸子 當於世間 得成佛道
而為聖尊 造業若斯 將養擁護 於此佛法
讚說分別 最勝慧義 則為感動 一切衆生
我等志願 貧心思念 假使得聞 于斯佛誨
不肯發起 如來之慧 觀見最勝 宣暢道義
意中自想 盡得滅度 不願志求 如此比慧

又聞大聖諸佛國土未嘗有意發歡喜者
寂然在法一切無漏棄捐所興滅度之事
由此思想不成佛道常當修行晝夜除慢
諸佛道義最無有上未曾勸助志存于彼
今乃究竟具足最勝得無為限當捨陰蓋
長夜精進修理空義本三解脫三界九勤苦之惱
佛興教戒則以具嚴如是計之無所乏少
最勝所演經身之慧假使有人願尊佛道
為是等故加賜法事由緣致斯余徒欽樂
有大導師周旋世間普悉觀察如此輩相

諸恐懼者今得利義求索勸助令我信樂
善權方便猶若如父譬如長者遭時大富
其子而復窮劣下極則以財寶而施與之
大聖導師所興希有分別宣揚善權方便
諸子之黨志樂下劣修行調定而以法施
我等今日致得百千未曾有法如貧得財
於佛法中獲道德寶第一清淨無復諸漏
長夜所習誠禁定意執義將護世雄唱導
今日有獲佛之大道眷屬圍繞修行無闕
其有長夜清淨梵行依倚法王深遠之慧

而爲具足此尊德果日成微妙無有諸漏
我等今日乃爲聲聞速得聽省上尊佛道
當復見揚聖覺音聲以故獲聽超度恐懼
今日乃爲致無所著以無著義爲諸天說
世人魔王及與梵天爲親一切衆生之類
何所名色造立寂然蠲除衆生無數億劫
於是所造甚難得值計於世間希有及者
今日無著燒罪度岸修行爲業踊躍歡喜
吾等歸聖以頂受之所願具足如江河沙
飲食衣服若干巨億諸牀卧具離垢無穢

用栴檀香以爲屋室柔軟坐具以敷其上
若疾病者無數藥療今日供養安住廣度
所施劫數如江河沙所造立者無能奪還
高遠之法無量無限具大神足建立法力
佛爲大王無漏最勝堪任堅強常修牢固
安慰勸進本三恒以時節未曾修設望想福行
於一切世諸法中尊皆爲大神最勝如來
然大燈明示無數衆知衆黎庶筋力所在
若干種種所喜樂願因緣百千而順開化
如來皆觀衆人性行他人心念一切群萌

以若干行而致墮落以法示現此尊佛道

藥草品第五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及諸耆年聲聞善哉善哉所歎如實審如所言如來之德如向所喻復倍無數不可思議無能計量劫之垓底一
一計數大聖所應如來之慧無能限者不有
法想道地處所莫能盡源世尊普入一切諸
義察于世間見衆庶心所度無極一切分別
皆使決了權慧之事勸立一切度於彼岸皆
現普智入諸通慧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其中

所有諸藥草木竹蘆叢林諸樹小大根本莖
節枝葉華實其色若干種類各異悉生于地
若在高山巖石之間丘陵堆阜谿谷坑坎時
大澍雨潤澤普洽隨其種類各各茂盛巨我
低仰莫不得所雨水一品周徧佛土各各生
長地等無二如來木三正覺講說深法十一猶如大雨
大聖出現興在世者則爲一切諸天人民阿
須倫鬼神龍顯示威耀咸尋來至皆現在前
爲暢大音分別慧義大師于吼班宣景模吾
爲如來使天上天下諸天世人未度者度未

脫者脫未安者安未滅度者令得滅度於是世及後世所知而審爲諸通慧皆能普見度諸度脫諸脫安諸安未滅度者皆令滅度悉令詣我於時諸天人民阿須倫捷沓和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一切雲集吾於講法現其道義佛爲道父分別道慧佛語迦葉于時黎庶無數億垓皆來聽經如來通見一切根本大精進力如應說法分別散告無量言教不失本心咸令歡喜安隱無患或得度世終生善處恣其所好各自然生或習愛欲便爲說

經或聽受法離諸貪惑轉稍以漸遵諸通慧因從本力如其能量堅固成就平等法身猶如大雨普佛世界滋育養生等無差特如來演法一品如是至解脫味離欲寂滅入諸通慧若聽受持諷誦奉者不自識省無所觀念所以者何群生根本形所像類如所想念已念當念所可施行已行當行甫當行者諸所因緣所當獲致所當說者唯如來自悉知見之在所現處住于其地如雨等潤藥草叢林白黑青赤上中下樹世尊如之見一味已入

解脫味志于滅度度諸未度究竟滅度令至
一土一同法味到無恐懼使得解脫化於衆
生使得信樂煦育將護悉令普至於諸通慧
讚詠分別逮賢聖法亦如向者迦葉所說世
尊欲重解義所趣以偈頌曰

吾興於世間 仁和為法王 為衆生說法
隨其所信樂 意勇建大業 久立分別說
群萌多受持 烝庶無所言 法王慧難解
閻冥設聞者 衆生懷狐疑 則棄所住處
隨其境界說 如本力所任 又示諸利義

則為現正法	譬如純黑雲	湧出昇虛空
普雨佛世界	徧覆於土地	又放大電焰
周而有水氣	而復震雷聲	民人皆歡喜
蔭蔽於日月	除熱令陰涼	欲放雨水故
貯布現在上	彼時普等雨	水下無偏黨
滂流於佛土	澤洽衆區域	應時而降雨
激灌一切地	旱涸枯谿澗	一切得浸漬
惠澤無不到	衆源皆滿溢	深谷諸曠野
淋漓蘊幽藪	萌蘗用青蒼	藥草無數生
膠木諸叢林	滋長大小樹	衆藥咸茂植

莖幹華實繁 隨其本境界 皆令得蒙恩
 諸大樹木 結根坑坎 陘隘窪處 而生其中
 如諸邪道 一切愚癡 長益繫縛 如象著鞵
 草刺棘樹 蘆葦楊柳 莖節枝葉 及諸華實
 華實茂盛 多所饒益 蒙雨之恩 藥草滋長
 從其種類 因本境界 各各得服 飢渴飽滿
 如其所種 各得其類 然其天雨 皆為一味
 告迦葉曰 佛亦如是 興出于世 譬如大雨
 適現天下 為眾說法 以至誠行 示于眾生
 大仙以斯 使人聞經 皆於諸天 人民前現

佛為如來 兩足之尊 善權方便 猶如天雨
 吾當飽滿 一切群萌 愚駭之黨 身形枯燥
 除諸苦患 得立大安 燒盡愛欲 獲至滅度
 諸天人民 皆聽我言 普悉當來 詣佛大聖
 吾為如來 世尊無倫 有所導御 故出於世
 為一切人 分別說經 化無數千 眾生之類
 又復示現 若干種義 於彼如此 常行平等
 得至解脫 滅度無為 或在門前 而說經典
 則為造立 道德之藏 諸等不等 皆令平等
 無有所增 愛欲永除 未曾講說 無益之語

未嘗憎嫉 諸放逸緣 以一切法 為衆生說
假使衆庶 多不可計 為講大典 不詭因緣
行步所由 若復住立 在於座上 而續三昧
譬如大龍 雨多所潤 普浸漬斯 一切世間
尋興慧雲 而降法雨 暢發微妙 應病與藥
常為衆生 說賢聖義 皆令奉戒 如天陰涼
衆人失言 及違諸行 欲令近法 漸漸調柔
使住疑者 捨諸邪見 勸化導利 令淨所覩
捨置下劣 遠衆懈廢 隨其所趣 而令入法
應時為說 如其心本 令皆棄捐 順師子行

世尊等演 經法之雨 悉使得至 大尊佛道
任其力耐 而令聽受 若干道慧 而化立之
從諸天人 志性所樂 天帝釋梵 轉輪聖王
猶如於此 諸小世界 諸藥品類 各各異種
譬小段段 諸所良藥 迦葉且聽 吾悉當說
已能識慧 無漏之法 便得無為 所在遊行
神通三達 亦復如是 斯雨定意 三昧諸藥
或有遊燕 在於山巖 其人便得 緣一覺乘
於彼修禪 清淨之行 是則名曰 為中品藥
假使志願 上士美德 我當於世 速成導師

常精進行 志依一心 是則名曰 為上尊藥
 設使欲為 安住之子 恃怙慈心 而行寂然
 疾得成道 為人中尊 所謂樹者 則喻於斯
 是等能轉 不退轉輪 建立神足 根力之行
 緣是長養 醫藥除病 英雄度脫 無數億人
 隨時示現 於斯佛道 是則名曰 為大林樹
 吾之所順 善權方便 一切大聖 亦復如是
 最勝講法 則為平等 猶如慶雲 普一放雨
 神通無礙 如此比像 若如眾藥 在于地上
 以觀如是 微妙之義 如來所建 善權方便

假使分別 一善法事 亦如天雨 至若干形
 佛以法雨 多所安隱 普潤天下 有所成就
 觀察其人 堪任所趣 佛之法誨 景則一等
 譬如放雨 墮草山巖 及至中間 無有不徧
 灌諸樹木 并大叢林 密雲四集 天下豐羨
 設使世間 行慈哀法 當以經典十五 飽滿天下
 以現世間 令普安隱 天雨藥草 華實茂盛
 其藥樹木 稍稍長大 是為羅漢 諸漏盡者
 諸緣覺品 處于林藪 我所說法 無有塵垢
 無數菩薩 志開總智 周旋三界 一切普行

於衆會中演此大道猶如樹木日日滋長
修進神足專達四禪若聞空慧心則解達
放出光明無數億千是爲大樹而復滋茂
若諸聲聞不至滅度斯爲世尊第一最說
若此分別乃爲講法猶如興雲而澍甘雨
漸漸長育衆藥草木人民之華不可稱量
一時之間說因緣法而爲衆人現于佛道
善權方便佛謂言教一切導師亦復如是
此所說法爲最究暢諸聲聞等皆當承是
緣斯之行當得佛行此諸羅漢如是無異

世尊行義盡極於斯化諸小乘皆得佛道
佛復告大迦葉如來所教等化無偏譬如日
明廣照天下光無所擇照與不照高下深淺
好惡香臭等無差特佛亦如是以智慧光普
照一切五道生死菩薩緣覺聲聞慧無增減
隨心所解各得其所本無三乘緣行致之迦
葉白佛設無三乘何故有得菩薩緣覺聲聞
佛言譬如陶家埏埴作器或盛甘露蜜或盛
酪酥麻油或盛醲飲食泥本一等作器別異
所受不同本際亦爾一等無異各隨所行成

上中下迦葉又問縱使別異究竟合不告曰
當合明者解之譬若有人從生而盲不見日
月五色十方則謂天下無日月五色八方上
下有對說者其人不信若有良醫觀人本疾
何故無目本罪所種離明眼冥體嬰重病何
謂重病風寒熱癰是則四病便心念言斯人
之病凡藥療之終不能愈雪山有藥能療四
病一曰顯二曰良三曰明四曰安是藥四名
於時良醫愍傷病人為設方便即入雪山採
四品藥咀嚼合以療其盲目便見明又加

針灸消息補瀉斯人目精內外通徹覩日月
光五色十方爾乃取信尋自剋責我之盲冥
無所見聞自己為達今眼得視乃自知本愚
蔽之甚今覩遠近高下無踰我者時有五通
閒居仙人洞視徹聽身能飛行心能知人所
念自知所從來生死本末而具語曰卿莫矜
高自以為達仁在屋裏自閉不出不知外事
人念卿善或念卿惡常不能見十里五里語
言之音或二十里擊鼓之聲猶不能聞近一
二里自不踏步亦不能至自觀未生胚胎所

憶亦不能識有何通達稱無不見乎今吾察
卿身冥中為明明中為冥其人問曰作何方
術得斯聖通願垂惠誨仙人答曰當入深山
間居獨處除諸情欲爾乃有獲即遵所訓捨
家巖燕一心專精無所慕樂則得神通爾乃
自覺察本所見不足言名今得五通無所罣
礙甫自知本所見蔽闇佛言如是當解此喻
人在生死五道陰蓋不了本無則名曰癡從
癡致行從行致識從識致名色從名色致六
入從六入致更從更致痛從痛致愛從愛致

受從受致有從有致生從生致老病死憂惱
苦患罪應集合固謂盲冥是以世尊愍傷其
人昇降三界輪轉無際不能自拔觀察衆生
心之根源病有輕重垢有薄厚解有難易觀
見遠近便見三乘發菩薩心至不退轉無所
從生徑得至佛猶如有目得為神仙其良醫
者謂如來也不發大意謂生盲也貪婬瞋恚
愚癡六十二見謂四病也空無想無願向泥
洹門謂四藥也藥行病愈則無有癡行識名
色六入所更痛愛受有生老病死憂惱苦患

皆悉除矣志不住善亦不在惡如生盲者逮
 得兩目謂聲聞緣覺生死以斷度於三界省
 練五道自以通暢莫能踰者臨欲滅度佛在
 前住誨以要法發菩薩意不在生死不住滅
 度解三界空十方一切如化如幻如夢野馬
 深山之響悉無所有無所希望無取無捨無
 冥無明爾時深觀無所不達見無所見見知
 一切黎庶萌兆於是頌曰
 譬如日光耀 徧照於天下 其明無增減
 亦不擇好惡 如來猶若茲 慧等殊日月

普化於十方 亦不有增減 若如彼陶家
 埏埴作瓦器 或盛甘露蜜 或受酪酥食
 計泥本一等 為器各別異 所受又不同
 因盛而立名 人本亦如是 無三界五道
 隨行而隨生 展轉不自覺 解空號菩薩
 中住則緣覺 本三 倚空不解慧 則名為聲聞
 譬如人生盲 不見日月光 五色及十方
 謂天下無此 良醫探本端 見四病陰蓋
 慈哀憐愍之 入山為求藥 所採藥竒妙
 名顯良明安 吖咀而擣合 以療生盲者

消息加針灸	病愈目覩明	見日月五色
乃知本淳愚	人不了本無	坐墮生死徑
十二緣所縛	不解終始病	世尊現於世
觀視三界源	因疾而隨本	各各開化之
了空則菩薩	意劣為緣覺	畏獸生死苦
故墜于聲聞	自謂道德高	無能有踰者
所覩極究練	無所復弊礙	猶如五通者
號名曰仙人	愍而告之曰	卿故有蔽礙
不能弘幽奧	於冥則為明	在內不見外
雖明故為冥	數十里有聲	耳則不得聞

若人欲危害	不知彼所念	欲至外數里
不踏步不到	若生長大時	不識胎中事
五事表裏徹	爾乃為悉達	何以忽貢高
自謂無等倫	欲得五通者	當處於閒居
精思專念道	爾乃曉了此	尋即奉所誨
捨家入深山	一心無穢慮	便得成神仙
若得至聲聞	及獲緣覺乘	自謂慧具足
與佛等泥洹	臨欲滅度時	佛即住其前
為現菩薩法	三達無罣礙	智慧度無極
進善權方便	度空無想願	菩薩由是生

四等心四思

用開化黎庶

解一切如化

幻夢野馬影

深山響芭蕉

三界無所有

不執亦不捨

無冥亦不明

不生死泥洹

悉等如虛空

無見無不見

乃觀一切本

當爾時所見

不造三乘觀

一切普平等

所濟無有量

授聲聞決品第六

於是世尊說斯頌時一切普告諸比丘眾吾
盡宣告此聲聞比丘大迦葉者曾已供養三
千億佛方當供養如此前數恭敬承順諸佛

世尊蒙受正法奉持宣行竟斯數已當得作
佛世界曰逮明劫名弘大佛號時大光明如
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眾祐壽十二中劫佛
滅度後正法住二十劫其像法者亦二十劫
其佛國土甚爲清淨無有礫石荆棘穢濁之
瑕山陵谿澗普大快樂紺瑠璃地眾寶爲樹
黃金爲繩連綿諸樹有八交道諸寶樹木常
有華實悉皆茂盛其土諸菩薩無央數億百
十垓諸聲聞等亦不可量億百千垓其土無

有魔事及諸官屬諸魔營從皆護佛法常行
精進無所違失爾時世尊欲重解義即說頌
曰

我觀比丘以佛明目迦葉住此當成爲佛
於將來世無央數劫十三供養諸佛兩足之尊

具足悉滿二十三千億佛斯大迦葉諸漏得盡

便當越度三品之行當得佛道親近法施

供養諸佛天人之尊合集得至無上大道

最於末世尊無等倫爲大聖導無極神仙

其佛國土最勝第一清淨離垢若干顯現

隨意所欲常可至心紫磨金色珍寶莊嚴

復以珍寶成爲樹木有諸道徑嚴八交路

天人芬香自然流馨彼時國土所有如是

若干種華而爲交飾一切諸華紫磨金色

出光音聲以爲法則普常微妙莫不見者

諸菩薩衆億千之數志性調定速大神通

諸聖喆等奉方等經不可計數億百千垓

無有諸漏奉持志彊所有聲聞彼佛法勝

假使天眼欲計劫限弟子之數不可稱算

其佛當壽十二中劫正法當住二十中劫

像法亦立二十中劫大光明佛德當如是
 於是賢者大目犍連賢者須菩提賢者摩訶
 迦旃延等類同心側立頂戴瞻順光顏目未
 曾眴稽首足下戰戰兢兢應時各各說斯頌
 嗟歎曰

大雄無所著大二三 釋王無極仁 乃愍傷我等十一
 讚揚宣佛音 今以知余等 愍授我疇別
 以甘露見灌 沐浴眾祐決 譬如饑饉時
 丈夫得美饌 虛乏叫喚求 有人手授食
 吾等咸歡喜 本為下劣乘 違時捨眾人

虛乏不得決 設至平等覺 大聖不拜授
 於今處世倫 則不復飲食 世尊見勸勵
 聞尊上音聲 唯垂見授決 爾乃獲大安
 大哀願散疑 愍傷多所矜 撫恤貧匱意
 甘露誘示子

於是世尊見諸耆舊心志所念即復重告諸
 比丘眾比丘當知此大聲聞耆年須菩提當
 復奉侍供養八千三十億百千垓佛在諸佛
 所常修梵行積累功德具足究竟竟後世時
 當得作佛號稱敷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

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
衆祐世界名寶成劫曰寶音普佛之土周匝
悉徧有諸寶樹自然莊嚴無沙礫石山陵谿
澗其樹音聲哀和柔雅衆庶產業不可稱數
人所居時館宇若干重閣交露有無央數聲
聞之衆欲計算者無能限量悉識宿命彼土
菩薩亦不可計億那術百千其佛當壽十二
中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二十中劫像法亦
立二十中劫則坐虛空爲一切人講說經法
開化無數百千菩薩爾時世尊而說偈曰

今吾普告諸比丘衆悉且明聽佛所班宣
尊須善提是吾弟子當來之世得成爲佛
大聖所見至誠無虛具足三十那術垓千
當於世間遵修道行常志求斯佛之要道
於後來世究竟行已本三顏色殊妙相三十二
威耀巍巍本二紫磨金容處世清淨多所愍哀
國土快樂所在顯現無數人見踊躍可意
悉當遊行詣於世尊度脫群生億百千垓
諸菩薩衆不可計量而常廣說不退轉輪
在最勝教諸根通利皆當恭順彼佛國中

諸聲聞事不可計量欲有限算無能盡極
六通三達獲大神足脫門無礙而處安隱
計神足力不可思議我假使說諸佛尊道
諸天人民如江河沙常當叉手自歸聖尊
其佛當壽十二中劫正法當住二十中劫
像法亦立二十中劫世雄導師劫數如是
爾時世尊重復宣告諸比丘衆比丘欲知堅
固取要分別平等是我聲聞大迦旃延後當
供養奉侍八千億佛佛滅度後各起塔廟高
四萬里廣長各二萬里皆七寶成金銀瑠璃

水精碑礫碼碼珊瑚碧玉香華雜香擣香繒
蓋幢幡供養如是過斯數已當復供養二十
億佛然後來世當得作佛號曰逮已紫磨金
色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衆祐國土嚴淨
平等無邪名聞顯現瑠璃爲地若干種樹衆
寶校飾紫磨黃金爲繩連綿諸樹華實茂盛
華徧佛土無有地獄餓鬼畜生但有諸天人
民衆多具足充滿又諸聲聞無數百千那術
之衆諸菩薩等無數百千莊嚴國土其佛當

本三

廿三

壽十小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二十中劫像法亦立二十中劫於時世尊即說偈言

諸比丘衆 皆聽吾教 其佛音聲 當美柔輒
尊迦旃延 爲佛弟子 當供養佛 若干導師
恭敬承順 恭恪無量 無數世人 不能稱計
若滅度後 當起廟寺 當以華香 而供養之
然於後世 便得作佛 國土清淨 無有瑕穢
講說發起 億千衆生 具足開導 一切人民
世界莊嚴 光照十方 當得爲佛 多所超踰
號紫金光 其德巍巍 究竟群黎 億百千衆

無數菩薩 及諸聲聞 滿其佛國 無量難計
常行精進 於佛法教 除斷諸難 滅終始患
於是世尊復告四部衆會曰今佛大聖宣語
爾等是我聲聞尊大目捷連當悉供養奉侍
於八千佛承順世尊一切無違諸佛滅度當
起塔廟七寶校成金銀瑠璃水精磔磔碼碼
珊瑚真珠高四萬里廣長二萬里若干姝好
衆寶之物供養塔廟及與香華雜香擣香繒
蓋幢幡妓樂之娛過是數已當復奉敬二百
億萬佛供養承順最後世時當得作佛號逮

已金華栴檀香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爲佛衆
祐國土名意樂劫曰樂滿其佛世界快樂安
隱清淨鮮潔紺色瑠璃以爲其地諸樹華實
七寶合成普以真珠衆華莊校平等端嚴衆
寶具足諸大仙木三聖有億百千寂然而坐所謂
無量皆諸菩薩廣說經法其佛當壽二十中
劫滅度之後正法當住四十中劫并計像法
爾時世尊則說頌曰
大目犍連 是吾弟子 棄捐人行 猶得自在

二百萬億諸劫之數悉當覩見此諸佛教
普於諸佛常修梵行而當志願斯諸佛道
悉當奉侍諸兩足尊具足承事導師之衆
皆當廣普執持聖教若干億劫百千之數
慇懃承順不違大命諸安住等滅度之後
以衆七寶興立塔廟爲諸最勝建修上業
用栴檀香以爲柱梁衆香妓樂而供養之
然於後世事究竟已言談斐祭人所宗仰
多所愍哀所爲如此當得作佛號金栴檀
其佛當壽十二中劫安住所更行德如是

